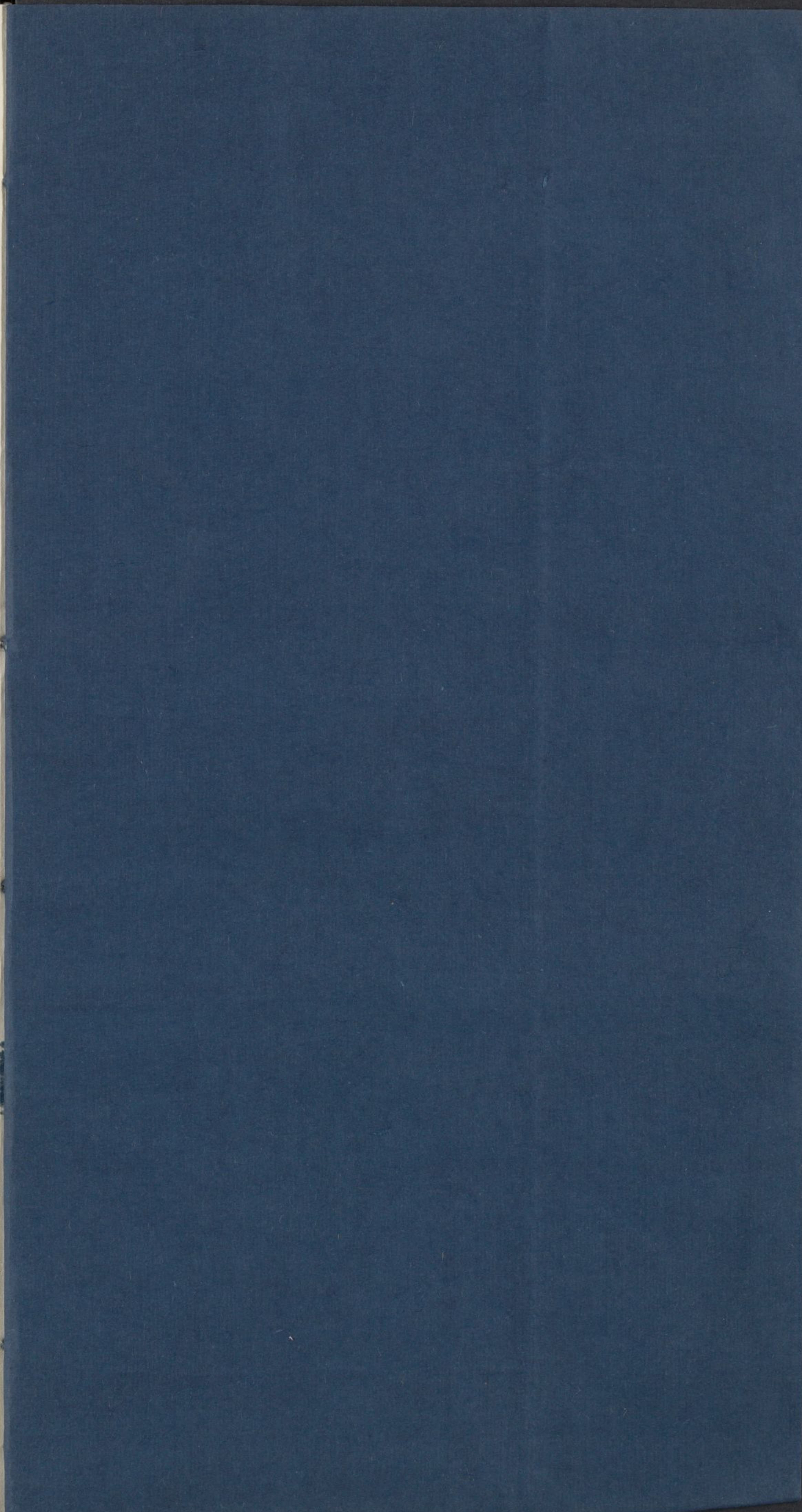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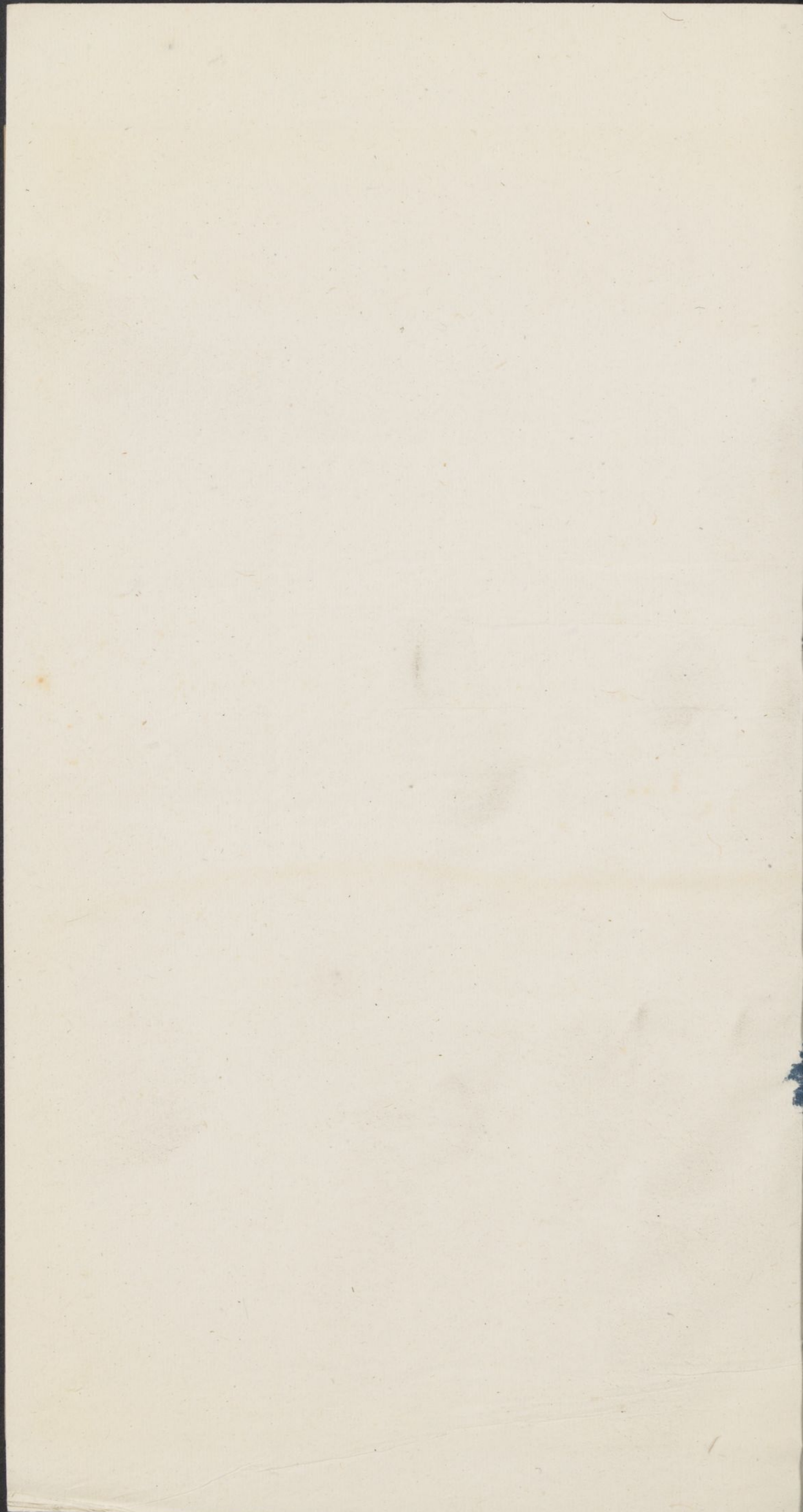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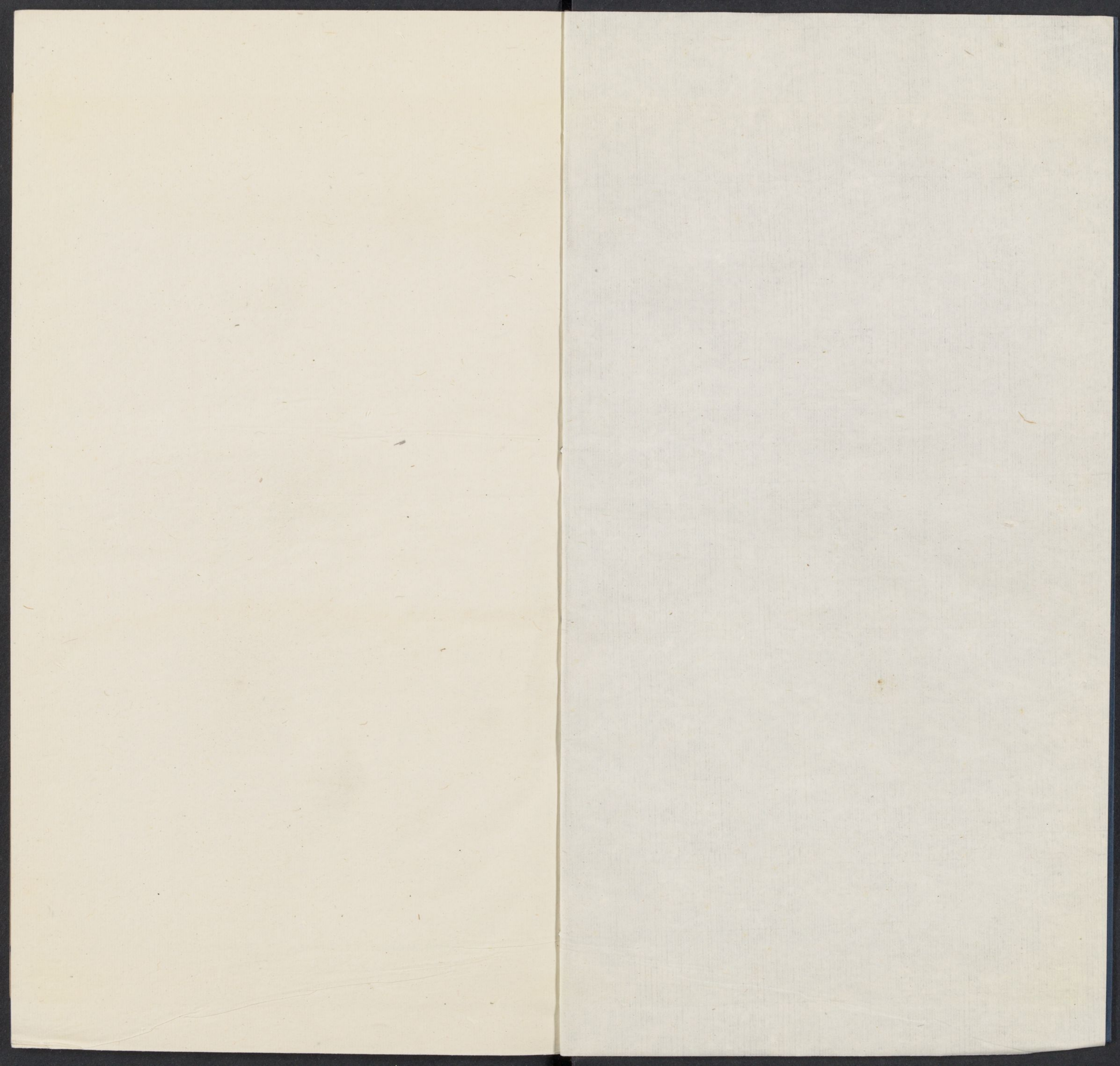
T 3205/1129.83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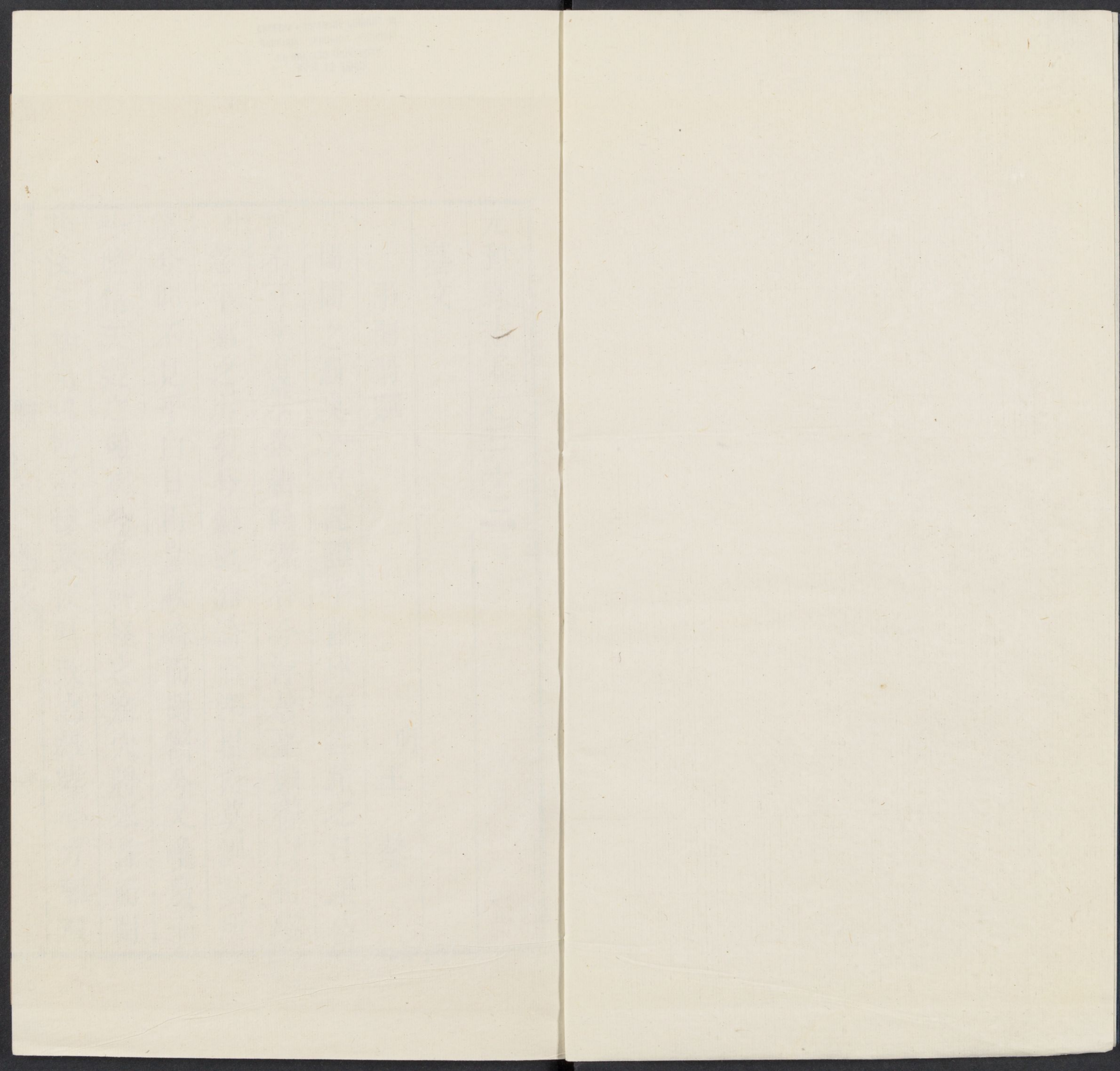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弔闔閭賦

明王鏊

昔闔閭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邱慨往蹟之日湮兮  
曾不可乎復求峯巒紛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  
叶忽平岡之坼裂兮劔池滄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  
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欽崎而闔鑿兮又巉巖而  
斗絕信天造之險巖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闕  
其淺深兮先魂驚而慘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



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  
不信兮謂往牒之我給歲正德之協洽兮劔池忽焉  
其枯涸何昔日之澹淪兮今山徑之嶢峒伊水旱之  
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谿而獲啟兮類墓門之  
頽駁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舉首而旋却始沮洳以忽  
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奏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  
墮豈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咲吳王之物化  
兮求髣髴之不見想瀕池之旣塵兮何有玉鳧與金  
雁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閱

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黯然而復閉兮殆神物之呵  
護也前驪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錮南山其猶  
有隙兮信多藏之爲害獨空空兮以保全兮因茲邱  
而增慨

虎邱劔池贊

宋張栻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  
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  
君子之德乎吾以是徘徊而不能去也

上呂相書

宋范仲淹



姑蘇四郊畧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比歷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䟽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楊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渟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于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災澇歲則啓之可䟽積水之患或



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  
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奇疫乘其羸  
億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  
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之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  
民勤而生不猶愈于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  
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  
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  
無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  
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

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  
之人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瀾導川  
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  
可以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  
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  
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  
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  
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畝澮之事職在郡縣不



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三學上陸冢宰書

明文徵明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內莫不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

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咏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



誠以聖化優游涵滋久人材蝟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敝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叅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

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餘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



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才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克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

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卽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



下之賢卽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克貢之例  
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  
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純  
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嘗疾首痛心於此  
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  
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慨於心今當可爲之  
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  
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  
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  
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需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  
恩而仕路無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  
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  
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  
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美談近  
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  
例或謂皆有所爲而行蓋皆不私於一人而必推之  
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  
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



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上王侍御書

趙同魯

竊念國家賦稅莫重於東南東南列郡吾蘇爲最然自成化辛丑大禳之後二三年來雖獲小康迄今傷者未起病者未復室家子女壞者未盡葺賣者未盡贖譬猶病後之人僅存喘息肌肉未充元氣猶弱未可遽謂無疾而不加以樽節愛養也原其昔之釀成

此患者由當時有司奏災後時所致也奈何今年自夏徂秋亢陽爲虐田疇龜折除有水車戽可救外其田傍山高阜人力不及禾苗稿死者損其三之一秋成失望誠爲可憂閣下今已先時奏聞吳民幸甚近蒙欽勅主事陳大人來蘇盤窵稅糧餘米易銀解京賑濟關陝飢民此誠出皇上之淵衷國家之急務不容已者古者列國尚相調卹假貸乎無有矧今天下一統天下之民皆我皇上之赤子皆吾民之同胞其可不調卹乎然有一說焉以吾蘇生齒繁夥若此所



存稅糧不過四十萬石卽今荒旱之兆已著其可不預備賑濟之計乎必也足乎此而後及乎彼可也若儘數以奉承之則吳民何所仰乎使東南之力本旣盡則何以給公上之賦稅克朝廷之儲峙乎抑以天下形勢言之則畿內者腹心也關陝者四肢也今四肢有疾而欲剝腹心之肉以補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豈特救弊成痿而已哉此愚所以懷漆室之憂也閣下誠能聽納愚言與之商確處置如有不協卽條陳以聞務使彼此兼濟遐邇均安以銷患于未萌則民雖至愚孰不感閣下之恩德于無窮而閣下之名位祿壽方興未艾其有旣乎

又上李侍御書

趙同魯

吾蘇今年春三月不雨自四月以終五月霪雨連綿洪水汎濫田疇滄沒殆盡人苦墊溺無算以長洲一縣計之僅存者十無二三其間插蒔未周已蒔而全日者又過半焉况皆重則之田窮赤之產男女力車肩旦夜築隄防東坍西倒則疲於奔命飢腸欲絕足跣成血先是旣重困於開河之役矣今復罹此愁嘆



載途如不欲生者何蓋懲成化辛丑之弊故也其時有司勘災急於奉上緩於卹民此等之田目力所不睹足跡所不及望闕報數以荒爲熟催科之際急若束濕血肉淋漓於道路死殣枕藉於原野是時常進言於巡撫大人今冢宰王公矣伏蒙開納深加獎與停免折糧官銀之半計數萬兩布疋稱是然亦未能甦其一二死亾者萬計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今被災之田已沐奏聞矣踏勘之際伏望委任清正官員沿坵履畝務存矜卹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深

尅一分則民受無窮之患閣下何惜而不救其垂絕之命乎且賦役者朝廷之財用吾民者皇上之赤子赤子爲國家之元氣財用直其肌肉耳與其惜肌肉孰若保元氣之爲要乎此聖人治未病之意也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人窮爲盜固其所也卽今盜賊充斥已非履霜之漸後必甚焉此堅冰之必致者也不然飢餒之民來歲將何力本以事耕種而待秋成乎今欲革而正之果何術哉必也卹其飢寒救其疾苦以革其心嚴糧里保伍之任以塞其源校巡捕樁柵



之制以絕其流庶乎斯患之可消弭矣

虎邱山序

晉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踈林秀壁數尋被蘭杜於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磴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于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

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鏘鏗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虫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洒乍飄颺于蘭皋山禽囀响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荆坐礚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氈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踪鎗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虎邱夜宴序

唐獨孤及  
一作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



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棊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虎邱奠吳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鑠丹霞白雲于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群于鷗鳥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旣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敷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畱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遣于是奮髯屢舞而嘆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者皆賦以爲此山故事

三吳水利圖考序

皇甫汈

昔禹抑泮水䟽九州陂九澤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于楚西通漢川雲夢之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醜淄濟蜀穿一江於吳則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餘用漑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子長著論于河渠孟堅推廣于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而秦



以饒足宣房未塞而漢遂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  
吳本具區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  
東極之外浸莫大焉若夫壞壚映埜畛畷帶郭灌注  
則墉瘠盈鍾壅閔則腴衍枯粒海陵之儲天府之所  
仰給也元嘉肇苧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役蓋地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在於導之使趨故曰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是已矧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易於淤  
積厥田下下難于障流加之淫雨告災稽天示逆牛  
馬莫辨而民其魚乎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洲呂公

際靈長之運立寧晏之朝奉輶軒而來巡緬澄清以  
寄慨甫肅吏軌亟求民瘼乃建議陳䟽條列五便酌  
賈讓之令猷殫及三慮存邾生之往鑒上當宸衷下  
協羣筭詔報曰可言悉施行民罔懟勞職司惟恪緣  
撫臣驟遷雖功未克竣而惠亦霑矣間又考迹往牒  
綜覈舊聞蒐桑氏之經詳周官之制遠追韓牧近昉  
謝琛時則文太史氏雅善輿圖窮河源於筆端收祇  
軸于指掌草未殺青而瓜代行矣圖置郡齋書存私  
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麾蒞止畱心民務周



省阡陌勸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召父之羨因覽  
茲圖爰購全帙校而刻之屬序於余其爲編也總圖  
一郡圖四川圖一縣圖十有八爲水二千二百九十  
有奇爲岸一爲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  
以考說凡奏䟽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  
並采而附焉缺嘉與湖者以非管轄之地驄未遑駐  
也夏書載禹治水而篇名貢者重邦本也逮公總憲  
西臺督儲南甸今日成賦之逸咸昔底績之勞若心  
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夫治水必躬歷山川

非妄意戶牖可測而知也以禹之神而不免蹈毳卽  
攢者蓋地有卑高土有沃鹵湍有緩急脈有淺深勢  
有迂邇非咨詢相度力曷施哉其次莫若智智者亦  
故而已謂循禹之舊也余嘗登姑蘇望五湖求源于  
宣歙遡委於茗荊乃知水由五堰百瀆東滙於三江  
載折而之海白茆七鴉尤要害也大都水渟則爲害  
流則爲利洩則不渟蓄則不竭濬則長流而後浸漑  
適宜漕輓稱便弭謗者取喻于防川衛生者致察於  
榮絡合單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



試之蹟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  
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墟則  
一是編也實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清理田糧序

知府王儀

儀再守蘇之三年量田攤耗之議已行切念蘇州一  
府其賦當天下一賦既繁劇而田額漸失其初偽  
獎滋蔓際此而不知救正之則豪強擅其利而民立  
困矣於是量田則事核而難隱攤耗則賦平而額足  
二者補救之大本也且夫量田之議大臣䟽于朝而

得請攤耗之法鄰守試于湖而有徵遵而舉之亦何  
難哉乃若所謂坍荒公占無徵之地其賦凡十一萬  
五千七百石有奇詳求所以抵補之者蓋亦嘗切有  
請焉取其六於各邑所隱之田取其四于兩京雜稅  
之內則足以相準矣擅減公家之賦所不敢也使民  
世入無田之賦吾獨忍乎哉檢閱官笥凡奏議移文  
書呈問辯得于上下者若干言悉使佐書錄之類比  
條分萃而成冊則謹序其前而刻諸梓焉非以自伐  
也有錄則可考可考則易知使世有厚譽我者繇是



錄也當知其非一人之勞其或有罪我者則亦當原儀也蚤夜不忘蘇民之意乎

虎邱山志序

徐乾學

新刻虎邱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爲十卷旣告歲寓書京師屬子序予惟此山有志昉于明初王仲光賓賓蓋據曾王父菽雲嶠類要舊本然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雁門文肇祉本最後則松陵周氏本周本繇苒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雁門本也

伊人折衷三家芟蕪剔蕝發凡起例其功爲鉅嗟夫茲山之有聞于世也舊矣其間洞壑巉巖林巒秀削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山美樹舉湮没于聲歌酣飲之中其識最弁鄙不足道即有一二好古之士問闔閭之古墓訪王珣之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亦第以風流相嘆悼耳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真者踳駁者不錄文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川景物亦嘗廣收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耶爲茲山備掌故耳惟遇古今竒偉節烈之士及一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切名賢理學幽翳不傳之區如唐顏魯公宋尹和靖  
諸剩蹟不惜鉤深摘隱大書特書若惟恐忠孝之或  
絕于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于天下也如伊人者可  
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其亦將  
撫是編而愜息也夫

續修長洲縣學募序

彭定求

長州學宮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廣自帥府駐蘇時權  
爲理事公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岌乎將頽先  
賢兩廡與啓聖公祠頽廢無存于是定求始基于壬

戌殿堂甫脩兩廡亦建再募于癸酉而啓聖祠乃成  
計集募一千七百兩有奇自分綆短汲深力綦憊矣  
尚有鉅工未興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告災殿堂之  
修者復做芝巘顧中丞慨焉傷之捐金五百鳩工庀  
材因得措撐梁棟以迄于今然此當大敝極壞之後  
拮据經營特先其至急者爾若按諸前志則殘闕正  
多迥不迨郡學之宏麗并不迨吳縣學之繕修完好  
也特先舉舊觀之宜急復者一曰萬代宗師坊所以  
欽崇聖教海寓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矣一曰萬仞



宮墻所以樹諸崇翰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矣  
一曰泮池原通河渠之水滙潴泓然采芹藻歌思樂  
義取諸此一曰興賢達材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  
其下者矩步繩趨弗敢踰越今則流者淤塞峙者頽  
敗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瞻之隆替亦關學校之興  
衰此而不復舊觀未可以藉手也定求養疴却掃槩  
謝交遊然恐蹈有初鮮終之咎故復不揣言輕如羽  
告募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  
募猶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遇

我

皇上崇儒右文隆名盛典度越曩代天下學校所在  
御筆有懸

御贊有刻且當

翠輦時巡睠顧南服廣鄉舉之額增入泮之名凡列  
儒林靡不沾被樂育矣獨我長洲爲吳中首邑人文  
菁萃而膠庠根本之地乃使之抱殘守闕惟吾黨之  
羞也將伯之呼烏能已已願我同志不拘人地仗助  
觀成無謂定求發棠之請勒石銘功翹首以俟康熙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癸未十月既望撰

重刻吳郡續圖經序

李因培

有宋樂圃朱先生以粹學宏蓄寓志著述其繼安定先生爲本州教授學者之至益衆而郡學之規制亦由是始擴所著經義有易解書贊詩說春秋通志中庸解諸書於博古有墨池編琴臺雜志槩史諸書而吳郡續圖經則以郡守之請繼祥符圖經而有作也蓋真宗時奉朝命郡國俱有圖經之獻卽今之郡邑志也郡守以前圖經事多湮落又形勢之變易法制

之仍革歷數十年已多不侔不能無事於續葺旨在文不以多而適能補苴先事之罅漏畫陳見前之規模咨疇而諉之先生故此編之作詳而有要簡而益贍合前圖經可共爲一書分之亦自作一書至於紀事之中隱陳謨之思若志水道則條晰利病紀戶口則籌嗟風俗舉關治道民生尤不惜疊疊言之又以見先生之心乎當世而未嘗一日忘焉也凡纂郡邑志者於時事廣之咨採稽之案牒於前事必徵史冊以爲信然往往有一名一物潛徽瑣典史傳所不盡



存者不能不時資紀載家言前如漢三輔黃圖吳地  
記風土記襄陽耆舊傳豫章記等編皆簡冊無多而  
志乘家籍一時睹聞傳信旁羅曲證至有獲其片語  
如拱膝匱之藏著龜之告然則此編之存不獨爲吳  
中志乘者當虔先河之祭卽凡志勤往典有不同鴻  
寶之秘之惜之者耶是冊一刻於宋元符間迄五百  
年別無鍜本故流播未廣其裔孫鑰奉先生祀孝謹  
於遺書多力爲刊行更出家藏此冊鈔本校梓以傳  
是信先生著述之靈愈久不可泯蝕而若鑰者其不

謂先生之賢子姓歟

唐宋五賢祠碑記

雷 鉉

先賢祠宇修葺以時邑有司職也有司困於簿書且  
數更代未暇及而司訓力圖之可不謂賢乎蘇州之  
有五賢祠祀唐刺史韋公應物白公居易劉公禹錫  
宋長洲令王公禹偁暨蘇公軾舊在虎邱山頂歲久  
傾頽主寄僧寮欲興復而艱於力當道議舊守盧公  
祠改前室祀五賢後室祀盧公仍久而未就元和學  
司訓費君天修曰五賢流風餘韻不可泯沒且



聖主南巡御製五賢祠詩祠不修葺何以稱焉乃遵前議  
庀飭以葺厥事攝元和令李君棠爲之請記夫祀韋  
白劉三公爲郡守者可式矣祀王公爲令者可程矣  
祀蘇文忠以公晚年嘗寓吳則凡爲士君子者咸可  
思矣所謂奮乎百世之上足以興起乎百世之下者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費君推此意以造士庶無負乃  
職故記之

重建鄧武順王祠記

李良弼

庚辰之春余初蒞元庠恭謁

忠義孝悌祠見有

先賢武順王吳公神位而無朝代名號隨稽郡志武  
順王祠在唯亭今廢何代何名仍未詳載此心皇皇  
深憾考証之無從也一日忽得勤齋朱君刊行伊祖  
蘭州刺史月石先生中露集讀至謁寧河鄧武順王  
祠詩有勲名驚海甸絕塞著尊崇士庶瞻依切羗番  
企望同之句始知卽明史中之功臣鄧公諱愈者按  
公虹縣人滅羣寇於東南征羗番於沙漠贈寧河王  
賜謚武順歿後凡公鎮守之地皆叨享祀之隆如西  
陲爲平羗舊部亦有專廟在焉蓋月石先生素稱秦



關良翰故望風景慕而展謁之耳夫公以開國大勲  
有功蘇郡固宜肅薦馨香永光俎豆但非誕生茲土  
安可置之忠孝一祠何況姓諱俱訛草率已甚揆之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詎不謬哉余既忝秉鐸敢諉職司  
遂割俸四十金另創三楹於忠孝祠後敬謹改正神  
位以妥憑依白郡守薩公請諸撫軍陳大中丞俞  
允舉行閱數月又因飾治費匱勤齋復推伊祖仰止  
之忱慨捐三十餘兩以竣厥工自今廟貌聿新祀典  
式正雖得蘭州表章於前勤齋贊助於後然非公之

英靈不泯勲業彌昭則顯晦興廢曷能轉移於數月  
間乎爰述建祠梗概勒之瑱珉願後之來者有鑒而  
留意云耳

文氏雙節義祭田記

楊繩武

吳中文氏出自宋名臣信國公之後遺徽世澤固可  
坊表於鄉閭而子姓之潛脩節義項背相承者亦代  
有其人指不勝屈也如公裔孫南岳文君之繼配王  
氏并令嗣叔英之繼配陸氏姑媳守志雙節矯然尤  
足以振家聲而勵頽俗豈僅樹閨幃之模楷哉按王



年十九適南岳有林下風泪乎稱孀年纔二十三耳  
前妻子仲英及巳子叔英俱在髫鬣王能柏舟自矢  
撫孤成立荼苦何嘗至六十二而卽世其媳陸氏季  
二十二而于歸甫三旬而喪偶一子昱又早殤熒熒  
艱苦更甚於姑守貞四十餘年享壽七十有六仲英  
先生天性孝悌與叔英雖異母所出而友愛無間家  
頗貧奉繼母則極盡甘旨之養陸早寡曲加周贍先  
生沒時陸尚未亡囑其子松頤事之一如親母又名  
孫敦仁曰朝節以誠勿忘苦節之義是兩代之垂芳

彤管流譽千秋者實賴松頤父子仰承貽烈有以襄  
護之也今敦仁復置長邑田九十五畝零輸賦之餘  
以供雙節歲時薦享等用恐日久就湮乞余爲記緬  
維仲英先生余從幼卽識之嗣君松頤訂好尤深迄  
於敦仁交已三世稔悉文氏偉人草出繼繼繩繩內  
外相輝孝慈兼至洵爲末俗之所難邦家之所重而  
况敦仁克已敬宗力成義舉旣以彰二母冰霜之勁  
節且以慰祖父未竟之孝思其遠追忠烈淵源不際  
松筠令望者抑何盛歟故不辭固陋援筆以記之俾



與芳踪懿行同昭於宇宙云爾

樂園書院祭田碑記

辰垣

聖賢之道法嘗與盛世之治功相爲輝映我  
國家崇儒重道遠邁百王凡維持表章以迄優恤保  
護諸曠典靡不一一而舉行之芳規美備誠視徃古  
爲獨隆也余自承乏蘇藩志在勤宣德意而欽崇先  
哲尤素切於懷己巳春仲丁祭長庠學博吳宏文以  
樂園書院祭田碑記爲請余惟保護祀典正旬宣者  
責也烏可遽以却之哉按書院爲宋儒樂園宋公

長文饗祀之地公在宋時註釋聖經闡明理學歿後  
旋即勅建書院迨至

本朝復邀勅帑修葺防護請

旨准給均編春秋致祭以公之道接尼山功宏正教  
則其光俎豆於無窮叨累朝之隆重者不亦宜乎唯  
是額編祭銀每次僅一兩有零不足以資嘗禴裔孫  
朱鎰將伊父端孝先生之勸原置葑溪積善家縣字  
圩田五十二畝零盡皆恢復乃緣地屬瘠荒向例科  
徵折銀及端孝購爲祭產捐築圩岸漸次墾熟康熙



永利縣志 卷三十三  
間大中丞睢州湯文正公撫吳查辦陞科田糧此項仍徵折色因其餘籽以襄祀事意固甚善然必使永垂弗渝始於

大典有禋伏繹乾隆十二年正月我

皇上特降諭旨以福建閩縣地丁內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地方官誤將此項作為溢額報解歸公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歷年優免以恤本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着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為例大哉

王言炳如星日益見中丞之雅意優恤實稱遥契宸衷而書院祭產之所當保護維持更為事同一轍若合符節者也東旁祀宋忠節朱公良者另建崇祠有秋收等字圩祭田向經各裔分管餘息仍歸書院以供遺豆歲修之用亦俱優免徭役其賦稅秋成十月啓徵委令儒學督察備祭自分縣之後以春長秋元翰辦悉已著立成規惟在良有司並秉鐸者時加留意勿致久而懈弛俾禋祀得以常新馨香不至凌替庶幾



元利縣志 卷三十三  
先賢藉崇報之隆而彌顯其明邦治鴻猷以道統之  
光而愈昭其盛不既休歟故爲之記

琴史序

沈德潛

吾郡樂圃朱先生鍾育宋代鑽研六籍苞孕百家接  
迹周程淡於榮利晚起教授本州惟以經術爲先務  
引掖後進高山景行學者宗尙焉晉寧鶴峯李公校  
士吳中倍深瞻企乙酉春仲忻逢

翠華南幸以先生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  
集四函恭呈

御覽請加嘉獎

皇上特錫道園養素匾額彪炳祠宇千禩增輝誠盛  
典也惟是先生著述良多琴史一編特寓意於物而  
匪留意於物似未足爲先生重不知琴自邃皇肇造  
象乾坤備律呂可以宣幽滯閑淫佚萃和平虞帝鼓  
之而阜財解愠宣聖操之而穆然怡然非桓伊之笛  
子晉之笙比諦觀是帙本製噐之由來極和聲之感  
應上溯唐虞下逮有宋靡弗旁搜遠紹廣引博徵原  
委瞭如殆與永叔集古錄後先輝映豈獨無聲解趣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四  
希陶令之徽弦不事哉於以融養性情調和政治人心悅而瑞氣溢正聲裕而善俗成隨經術圖經以傳洵不虛矣先生後裔鑰屬予序予謂是先生丹鉛精神所寄也因援筆書之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

虎邱雲巖寺記

宋王隨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爲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於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



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  
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閫門外名曰虎邱下池  
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  
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  
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  
因游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  
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邱焉  
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  
長十有三丈濶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

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  
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  
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逕回其仙馭詭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卽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  
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  
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嶽  
牧貳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  
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  
深中廻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



方和縣志 卷三十四  
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  
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  
寮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坼垂組影纓  
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  
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  
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  
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鸞  
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歎輒成章於狂斐敦頭陀  
之碑聊寓言於髣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

月二十八日撰

王長洲祠堂記

先建虎邱後  
建縣治之東

黃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蓋古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  
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  
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  
然及乎立人朝則委身致主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  
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爲也後世徒見古人功名  
鼎盛以爲是出於偶然不知胸中涵養早正素定非



元禾縣志 卷三十一  
一朝夕而紀旂常汗簡者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自爲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誼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記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權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厚教化抑兼并哀流亡形諸議論垂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

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者今總卿穎川曾侯慎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并鑿歐陽蘇黃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且歎祠事之禮猶缺乃闢縣治之東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爲記竊謂人之出治莫難於始終一節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治天下學術不正喜同惡異爲相聲名減於爲邑公則不然自令滿召試再陟



諫坡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  
戢游惰緩刑薄賦修德厚本一一爲上言之而愛民  
之意前後一轍咸平以來卒爲名臣然則由百里之  
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爲今壯  
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有因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  
公流風在人於今未泯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  
苟爲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暇葺治而  
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書之慶  
元六年黃由記

社壇記

孫應時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專之親  
故達於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勾  
龍於土棄於穀厥有大造開濟萬世故以爲配春秋  
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獻功戮罪君臣上下  
日相與聽命於社禮樂刑政於是焉出故曰明乎其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  
出而祠廟蠲興褻天蠹民幻爲邪說日甚月滋上之  
人不以禁又從與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



元利縣志 卷三十四  
廢以爲三代之舊章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與觀也民於社日或各從其俚俗歌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人且何禮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織於社稷闕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歎息於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必視社稷飭壇墀而遵用或寡且諉曰小祀祀亦不親其事至若倚郭之縣自爲社於閭閻偏仄之間往往滅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治西南四十九步荒毀有年慶元九年四月知縣事天台黃侯宜一治新之

壇宇中度門垣靚深途巷觸闢身率寮吏時祀必謹黃侯儒者爲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誦此其細事若不待書雖然愛禮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君子重之縣實小侯承天子之命司社與民固未有忽畧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凡黃侯之善政乃自社稷壇始予是以記之因詔來者知所繼焉六年八月記

新建和靖尹先生祠記

黃 幹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邱西庵榜曰三畏齋所



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卽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焞始度庵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裒爲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寘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祕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選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卽虎邱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沒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所見者經緯進講門人記錄耳唯卽其所寓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



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禮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轆轤萬變日陳乎前而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深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若毛髮許弃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念之於身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旣望黃幹記

景文堂記

趙與鑒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爲文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攷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



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於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謚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勲與法從諸公共荐於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列詞於郡趣開試乃卽近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裹糧月試旬課戶屢群集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與束修之人葺而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爭沒官田爲擬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嚴像設崇講座黌舍翼如衿佩瞻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丐文於守守屬與鑿爲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惟范希文之是景乎與鑿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勲鉅節掀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而偉之及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爲先務慶歷中開天章閣召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文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



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於文正乎景其誰  
景耶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  
創之艱難蓋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記

長洲縣學記

俞 掞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  
可缺歟按吳郡誌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  
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聞歟景定壬  
戌詔縣增立學用丕儒教宋君楚材實在此選至之  
日乃歎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倚席不講

惕然以懼鄉寓劉公震孫列其行於郡卽近縣廢寺  
爲肄習之所士不間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  
考德問業於此可觀宋君又懼無以繼乃哀俸餘與  
束脩之入請於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  
親來相度指前一塔轟如文筆顧而揖曰殆天相歟  
於是徙佛像於他所宋君遂與諸公經之營之斲者  
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  
庖湏靡不具備起於乙丑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  
不決前守撥充養士具上於朝會召入季公鏞來守



是邦悉以歸之而士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屬予記之辭不敏請益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吃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該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爲本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從耳之欲而教媿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欲而飫肥甘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莫不然若放

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明未嘗泯滅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息而游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賊之淵聖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俟於形著哉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稿木付此心無所用哉自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



遜是非而推禮與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矧今撤緇廬而敞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爲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記

建滅渡橋記

元張元亨

吳城東南有塘接吳江達臨安孔道也由赤門灣距葑門水道間之非渡不行舟人橫暴侵凌旅客風晨

雨昏或顛越取貨崑山僧敬修幾遭其厄懂得免走訴公廷法治之旣思創建石梁利濟永久偕里人陳玠張光福徧籲耜城誠以感物公以服衆敏以集事期月金錢彙萃爰興工作始大德二年十月訖王四年三月橋成長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廣視高之半有加工萬六千有奇費三千有奇南北往來踴躍稱慶名滅渡志平橫暴也杠梁王政之一成於空桑氏教有位者惡焉因士民請誌其緣起刻於石以待後之修復者大德四年平江路長洲縣知縣張元



亭記

長洲縣學記

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常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旣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之室旣不可久假遂卽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

年縣徙麗郡治十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庫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歎曰長洲爲吳鉅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有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貲產足以供公士之賦而具衣食于吾私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曰是能紆吾責者益以禮勸之成於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黃庭穹門翼以邃



廡後爲兩齋爲堂爲庖庖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縝浙右邑校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羣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爲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

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學設於此得無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欲自局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爲郡當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俗况多士哉子皆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



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爲記德原字靜遠篤慎闔敏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襮今爲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爲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爲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

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者賦旣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有假貸以爲生卒至於傾產屋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爲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爲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勿克就七年秋蘇



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  
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  
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  
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蓋  
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爲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  
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四十餘萬戶  
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餒殍  
者周公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  
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卽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



... 之 不 能 不 為 之 計 也 明年 江 南 夏  
... 金 庫 雖 而 愈 耗 民 四 十 餘 萬  
... 且 盡 毀 所 儲 不 可 數 計 里 多 矣 誠  
... 之 備 先 是 各 州 亦 無 儲 備 者 誠 長  
... 官 亦 不 能 辦 之 官 亦 不 能 辦 之 官  
... 亦 不 能 辦 之 官 亦 不 能 辦 之 官



